



If He
Knew

夜蔓/著

念 兹 在 兹 / 一 日 不 忘 / 初 次 见 你 / 余 生 是 你

如果他知道

你
笑
于
归
火

花
谢
叶
落

日
升
月
沉



两篇暖心番外
随书附赠“拾忆”活动邀请卡

夜/蔓/倾/心/书/写
温暖结局的久别重逢



夜蔓 / 著

如果他知道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6-4111-3

定价：25.00元

CIP 数据

书名	《如果他知道》
作者	夜蔓
译者	李海舟
ISBN	7-5306-4111-3
定价	25.00元
开本	32开
印张	120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社址	济南市经二路纬二路
电话	0531-8209900
邮编	250001
网址	www.baihuazhou.com
电子邮箱	bjb@bhz.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他知道 / 夜蔓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479-3

I. ①如… II. ①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9395 号

如果他知道

RUGUO TA ZHIDAO

夜蔓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燕兮
责任编辑	杨旭
特约策划	凉小小
特约编辑	凉小小 黄紫橙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李淡淡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33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479-3
定价	32.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429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久别重逢 | 001 |
| 第二章 | 住到他身边 | 016 |
| 第三章 | 为他而来 | 029 |
| 第四章 | 今天是我生日 | 042 |
| 第五章 | 我最喜欢你 | 057 |
| 第六章 | 重新在一起 | 072 |
| 第七章 | 守着秘密 | 086 |
| 第八章 | 口是心非 | 103 |
| 第九章 | 生日礼物 | 119 |
| 第十章 | 你喜欢我吗 | 136 |
| 第十一章 | 天生一对 | 157 |



	第十二章	一直都在	177
	第十三章	再也别忘了我	195
	第十四章	再次被分手	215
	第十五章	生命中的光	228
	第十六章	故人在何处	243
	第十七章	然然，等我	258
	第十八章	找回记忆	275
	第十九章	我来接你	290
	第二十章	对不起，久等了	303
	番外一	生日	333
	番外二	妹妹控	338



叶然是被噩梦惊醒的。

白色的宝马车和货车相撞，宝马车盖冒着热滚滚的白烟，白烟越来越大。周围声音嘈杂，消防车、救护车，还有医生的呼喊声。

驾驶座上的那个人，脸上都是血，被人抬上了救护车。

她想要叫，可是无论怎么挣扎都发不出声来。

断断续续的梦，等她终于梦醒，后背满是冷汗，睡衣都湿透了。

“叶然，你又做噩梦了？”是个小女孩在说话，声音清脆，“乖，不怕，我给你拍拍。”

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模样和她有五分像，尤其是那双眸子，像黑珍珠一样，又圆又大。

叶然掀开薄被，轻轻抱着她，“吓到你了？”

小女孩摇摇头，抬手擦了擦她的额角。

“姐姐没事。”叶然扯了扯嘴角，不是一次两次做到这样的梦了，“起床吧。”

“今天是周六，不用上幼儿园。”小女孩摇摇头。

叶然起身，走到一旁拿过衣服放到床边，“叶笙小朋友，今天是初一，我们要去天鸣寺。”

叶然有个习惯，一年里有时间便会去寺里住上几日。

有些事，自己救不了自己，只能求佛。

天鸣寺是宁城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素有“南朝第一寺”之称。初一这一日，市里有不少香客前来上香。叶然请了三炷香，叮嘱叶笙：“一会儿不要乱跑，跟着我知道吗？”

“嗯，我知道，我又不是小孩子。”

叶然在香炉边上点燃香，走到香台前的大平台，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朝拜一次。她闭着眼，神色肃然，眉宇间带着一股说不明的忧伤。

约莫一分钟，叶然才睁开眼，眸色已经恢复了清明。

叶笙安静地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姐姐，佛祖能听到我们的愿望吗？”

叶然应了一声：“会的。”

“那你许了什么愿望呢？”叶笙奶声奶气地问话，一旁的香客听到后回头，“小朋友，和佛祖说的话可不能说出来，要记在心底，不然就不灵了。”

叶笙吐吐舌头，一会儿她要悄悄告诉佛祖，她想要有吃不完的糖果和巧克力，当然不要让她蛀牙。

叶然绕着药师佛塔走完最后一圈，拉过叶笙的手，“我们去吃饭。”

叶笙嘀咕了一句：“你要带我去吃青菜豆腐吗？”

叶然弯着嘴角，“这样佛祖才能帮我们呀，叶笙小朋友。”

“我想吃肉肉。”

“嘘，忘了我和你说过的话吗？不能在寺里说肉啊，不然佛祖会生气的。”

叶笙立马捂住了嘴巴。

在寺里用完了斋饭，两人才离去，叶然又捐了点香油钱。

顺着台阶出寺，禅院深深，叶然回头，不知道佛祖有没有听到她刚刚说的话。

佛祖，请让我快点见到傅延北。

叶笙走不动了，闹着要抱。叶然哪有力气，“听话，再走几步，我们去打车。”

“走不动啦，走不动啦。”叶笙重复着，“你就让我吃了一颗糖，我现在没力气了。”

叶然这会儿真后悔了，她真不是故意忘了拿糖的，“回去一定给你吃。”

“你骗过我三次了。”叶笙举起手指，义愤填膺。

“都说了不是骗，是忘。”叶然拉着她的手，想把她拖走。

就在这时候，一位穿着僧袍的师父停在她的前方，“叶施主——”

“慧能大师——”叶然松开叶笙，朝着大师合掌还礼。二十岁那年，她曾参加过寺里组织的禅修班，认识了眼前这位慧能大师。

慧能大师点点头，“叶施主，近来可好？”

叶然沉默一瞬，最终弯弯嘴角，有几分无奈，“师父，我忘不了，放不下。”所以她回来了。

慧能大师脸色淡然，“切莫强求，万事随缘。”

万事随缘？

叶然不想再听这样的话了，她相信事在人为。

叶然出生在宁城，两岁多随着家人搬到青城。多年后，她又考到了宁城大学。时隔多年，如今她再次回到宁城，却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小丫头了。

周一早晨，一阵忙乱。

叶然将叶笙送到幼儿园，一再保证下午会准时来接她放学。小丫头瞬间收了眼中快要掉下来的泪珠，“那你可要早点来接我，我进去了。”小丫头走到小伙伴旁边，高高兴兴地开始和小伙伴一起玩玩具。

叶然总觉得自己的段数比不上一个四岁的小丫头。她看了看手表，发现时间快来不及了，今天要和深海大厦的徐经理签租约合同，于是她急匆匆地往深海大厦赶去。

深海大厦是傅氏集团的产业之一，也是她回到宁城的目标所在。

叶然特意换了一套深色的职业套装，略显成熟。电梯在26层停了下来，她一步一步走出去，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包，心里突然间充满了期待。

傅氏集团的徐经理接待了她。

“叶小姐，合同您再看一遍，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签约。”

叶然翻着合同，想着傅氏有着专业的法律顾问团，肯定不会在合同上刁难她这等小人物的，“徐经理，上个月我在杂志上看到，深海换了新的总经理？”

“叶小姐，请放心，小傅先生回来也不会对合同造成什么影响的。”

叶然犹豫着，该怎么说呢，“徐经理，冒昧地问一下，您和这位小傅先生熟吗？”

这位徐经理愣住了，显然没想到叶然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轻轻咳了一声，“叶小姐，请您看看合同——”

叶然扯了扯嘴角，知道从徐经理这里打探无望。她无意间转过头，玻璃墙外，阳光璀璨，一行人正走过来。为首的那人，一身深色的西装，衣冠楚楚，一旁的人不知道在和他汇报什么，他一直绷着脸，偶尔点一下头。

叶然的心跳都停止了。是他！佛祖一定听到她的愿望了。

以前的板寸换成了大背头，五官分明，一脸正气，气势压人，抬手间，袖口熠熠生辉。

叶然痴痴地望着，慢慢地转动着头，直到他们快要走过去。叶然几乎没有思考，嗖的一下拉开门就跑了出去。

一个月前，傅延北刚从美国毕业回来，正式接手傅氏在宁城中心的两座商业大厦。半个月下来，他要实施的计划，无一不遭到反对。

“傅总，您看下——”

“傅延北——”

很久没有人会这么直接叫他的名字了，女孩子的声音，清脆悦耳。他停下脚步，循声望去。

傅延北眯了眯眼，冷眼看着她。女孩子长着一张娇俏可人的脸蛋，双眼眨也不眨，只是定定地看着他，深沉如海，如同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一瞬间，他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这双眼睛，可是在哪里？

她到底是谁？

叶然紧张地攥紧手，掌心满是汗渍，一步一步地往他的方向走过来。她穿着高跟鞋，尽量控制着步伐，可是大概是太紧张，脚下突然崴了一下，狼狈不堪。

“傅延北——”

傅延北眼眸微微转动，声音哑哑，“你是？”

叶然眼里满是无奈，她轻轻动了动干涩的嘴角，却感觉发不出声音，

“傅——”

徐经理后背都是汗，连忙拉着叶然，“傅总，不好意思。叶小姐是过来签合约的，真是抱歉，打扰你们了。”

傅延北目光从她身上掠过，平静无波。他慢慢走过去，最后从她的右侧擦肩而过。

叶然咬着唇角，只是望着他，望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恍恍惚惚。

徐经理气愤地拍着桌子，“叶小姐，你知道你刚刚在做什么吗？”

叶然失魂落魄地坐在那儿，眼神空洞。没有错，她没有认错人。纵然四年未见，可她不会认错的。

“你知道你刚刚在和谁说话吗？”

“傅延北啊。”叶然有气无力地回道，苍白的脸色渐渐好了一些。

徐经理倒吸一口冷气，“你真是——整个傅氏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叫他名字的。”

“名字只是一个标签，况且名字就是让人叫的，否则起名字做什么？徐经理，我们签合同吧。”叶然累了，大脑乱得很，她想快点离开这里。

合同签完了。

叶然舒了一口气，“徐经理，麻烦您了。”

徐经理望着她，“叶小姐，新店大吉。”不过，他这心怎么隐隐有些不安的感觉呢，活了三十多年，在傅氏十多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叶然莞尔一笑，“谢谢您，以后欢迎您到我店里来，徐经理，我给您最佳优惠。”

徐经理咬牙，“好。”顿了顿，他疑惑地问道，“叶小姐你是不是认识小傅总？”

叶然收起合同，目光悠远，“认识。”

从大一九月，到大二三月，经历了两个寒冬。

十八岁到二十岁，他们认识了七百零七天。

傅延北开完会，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他从会议室出来，遇到徐经理。

徐经理上前跟他打招呼：“傅总，您忙完了。”希望这位小傅总能忘了

上午的事。

傅延北瞥了一眼左侧，那间办公室已经没有人了。

徐经理是个眼力见儿十足的人，解释道：“叶小姐租了深海大厦一楼的一间门面，今天过来签合约。”

傅延北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出上午那张面孔，略略沉吟道：“深海大厦八月份就会进行二期改造。”就在刚刚的会议上，他已经说服了几位股东。

徐经理傻眼了，“这——这——可是这份合同已经签好了。”

“解约。”傅延北丢下这两个字便走了。

徐经理抹了抹额角的虚汗，解约意味着三倍赔偿金，一百多万！这位小傅总真是土豪一枚，不差钱。

此时，叶然还沉浸在与傅延北重逢的激动中，她不断安慰自己，见着了就好。他暂时忘了自己不要紧，以后见面多了，他会慢慢想起来的。

在街角的蛋糕店买了抹茶蛋糕，叶然准时去幼儿园接小叶笙。

幼儿园门口满是车辆，老师带着孩子排着队伍，叶然一眼就看到叶笙了。

小丫头长得高，站在队伍的最后，和她拉着手的是个帅气的小正太。

小正太说：“叶笙，这周到我家来玩吗？我妈妈会做好吃的蛋糕。”

叶笙答：“我不爱吃蛋糕。”口是心非的人啊！

小正太继续说：“那巧克力呢？我爸爸从国外给我买的。”

叶笙低下头纠结中，她最爱吃巧克力了，去不去呢？

“叶笙，你姐姐来了。”老师在前面喊道。

叶笙抬头看到了站在人群中的叶然，松开小正太的手，“我要回家了，拜拜。”

“叶笙——”小正太真心想要结交这个新朋友的。

叶笙露出一口小白牙，“我再考虑一下吧。”

小正太立马笑了，“好。”

叶然牵着叶笙的手走在林荫道上，“今天乖不乖？”

“当然。”叶笙回道，“我这么乖可以多吃一个巧克力吗？”

“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吧。”叶然心情好。

叶笙抬首望着她，眸光闪烁。

“怎么了？”叶然停下脚步，摸摸脸颊。

“姐姐，你在笑什么？”叶笙看出来，叶然的心情很好。

叶然蹲下身子，“姐姐的愿望完成了一半。”佛祖一定看到她虔诚的心愿了，让她再次遇见了傅延北。

叶笙张大了嘴巴，“真的啊。”

叶然理顺她的头发，目光温柔。真是神奇的事，当年还在襁褓里的婴儿一转眼就长大了。妈妈说，小孩子长得快，昨天还在爬呢，第二天就会走了，再过不久上小学，眨眼就长大结婚了。

可是人生，如果是这样一帆风顺就好了。

晚饭过后，叶笙画画，叶然做书雕。家里堆满了各种大块头的旧书，叶家人对叶然的期望是希望她能成为一名画家，然而，期望越高落差越大。

叶然一直在找感觉，可惜雕刻半天，一本书算是废了。

叶笙跑到她的身边，揉揉眼睛，“我困了。”

叶然放下手中的东西，帮叶笙洗了澡，哄她入睡后，她又回到工作室。

两居室的家，一间卧室，另一间就当工作室用了。

临近十二点，她的手机响起来，突兀得很。叶然握着刀，烦躁地噉了一声，手机又锲而不舍地响了两遍。

她终于在包里找到手机，屏幕上闪烁着时轶的名字。

叶然连忙接通，她未开口，那边却先问道：“还没睡？”

“睡着了听到手机响又醒了。”

时轶轻轻一笑，“又在熬夜？”两人认识四年了，他怎么会不了解她。

叶然听见他那边声音有些嘈杂，“你在哪儿？”

“伦敦机场。”时轶抬首望了一眼电子大屏幕，“十五个小时后，宁城见。”

叶然还没有反应过来，“你不是要到年底才能走吗？”

“这边的项目已经进入正轨。”时轶捏着机票，手骨节分明，“我也该回去了。”

“要我去接你吗？”时大公子要回来了，他的那些朋友肯定要去给他接风洗尘。

“如果你能来——”

叶然一时无话，“我可能去不了。”

“真没良心啊。”时轶打趣道，“算了，有人来接我，我本来也没指望你能来。”

“等你回来，我请你吃饭。”

时轶摸了摸口袋里的盒子，嘴角含笑，“好。早点睡吧，等我回来再约。”

挂了电话，叶然站在窗前，看着对面的楼，零星的几户还亮着灯。

大三出国后，她一直在英国。在英国的第一年，她认识了时轶。时轶是剑桥的学生，学霸型的人物，和叶然这种艺术生完全不一样。

这几年在英国，也多亏了时轶的帮忙。

叶然决定回国前，她告诉时轶，她要回去找一个人。

时轶沉默了许久，“叶然，如果找不到那个人，记得回来找我。”

叶然眸光沉寂，满是坚持，“我会找到的。”因为他们曾许诺过，要过一辈子。

叶然一夜未睡，作品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书雕对技术要求极高，一个小细节出了差错，前面做得再好也没有用了。

早上，送叶笙去幼儿园后，她接到徐经理的电话。

“徐经理，您好——”她捂住嘴巴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叶小姐，今天有时间吗？关于合同的事，想和你商谈一下。”

“是合同有什么变动吗？”她的第六感向来很准。

“是的。”

“我现在就过去。”

徐经理头大，叶然也是经人介绍来的，听说是个艺术家，他也不想得罪啊。

二十分钟后，叶然来到深海大厦。

徐经理已经在办公室等着她了，“叶小姐，快请坐。”

叶然见他笑得比上次还要热情，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徐经理，是有什么事吗？”

“叶小姐，不好意思，关于合同有些变动。”

“是不是要提高租金？”

“是这样的，深海二期很快会启动，所以合同要终止。”

叶然猛地站起来，“你们要违约？”

“违约金，傅氏一分不会少的。”

叶然脸色沉了下来，“是不是傅延北要解约的？”

徐经理连忙解释：“深海商城是小傅总负责的项目，这个二期装修在我们签约之前，没有任何风声。”深海商城是宁城的商业中心，一直以来都是面向高端消费群。可惜，这两年对面另一座商业百货大厦的崛起，令深海商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傅延北接手深海后，大刀阔斧地重新规划了深海。

叶然紧绷的脸色慢慢缓了几分，她重新坐下来，思考了半晌，“我要和你们小傅总谈一谈。”

徐经理眉心一凛，“叶小姐，恕不相瞒，我们小傅总决定的事不会改变的。”

叶然抿了抿嘴角，“徐经理，您知道我是千挑万选才选了深海商城，我都和装修单位定好了，明天就可以开工了，而且您也知道这将是国内第一家进驻高档商场的书雕店，意义不一样。”

“叶小姐，您行个方便吧，就不要为难我了。”

叶然咽了咽口水，苦涩惆怅一点一点地堵在她的心口，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机会重新接近傅延北呢？“我再想想。”

“您尽快给我答复。”徐经理见她态度有所缓和，就知道这事好办了，随后，他亲自送叶然下楼。

叶然抬首看了一眼深海大厦，目光深远，大脑中不时浮出她和傅延北的两年时光。

那时候在学校，她和他刚刚确认关系。有次他去找她，她在宿舍楼，没接到他的电话，当时正好她们宿舍老大周瑞雪经过楼下。

傅延北礼貌地打了招呼：“钱菲，麻烦你上去叫一下叶然。”

叶然永远忘不了老大周瑞雪气呼呼地进了宿舍，“叶然，你家那位怎么回事？不是都吃过饭了吗？怎么把我认成了钱菲。”

叶然连忙道歉，为了安慰老大，胡扯道：“他大概是有脸盲症……”

老大失笑，“叶然，你就偏着傅延北吧！”

“哪有啊——”她小声应道。

后来下楼，她教训他，没想到那人倒是很委屈，“我记得我女朋友就行了，要记得别的女生做什么。”

可是现在他却把她忘了。

叶然这几年很少去想以前的事，想多了都是泪，总觉得，自己以前对他不够好。

如果上天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一定全心全意地爱他。

只是，她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吗？

晚上，几个人约在城南会所，傅延北到得最迟。

“延北，最近晚上还是睡不着？”周斯南开口问道。

四年前，傅延北出过一场车祸，当时他昏迷了一个月。后来命捡回来了，不过也留下了后遗症，从那以后他时常头疼，睡眠更是困难。

“前些日子换了中药，睡眠比以前好了很多。”他的脸上有掩不住的疲惫。这些天他一直忙着深海商城二期规划方案，几个董事顽固得很，他为了达成目的费了一番周折。

“你的身体该多休息的。”周斯南沉声说道。

“工作不差这一时半刻，何况有延林大哥在。”坐在边上的沈贺开口道。

这几人从穿开裆裤起就认识，傅延北和周斯南同龄，沈贺比他们小上一岁。沈贺初中随父工作调动去了北方，周斯南在国内读完高中出国留学，傅延北考入宁大念了两年大学。要不是那场车祸，也许傅延北也不会去美国。

关于傅延北的车祸，傅家人讳莫如深。

傅延北揉了揉太阳穴，这几年傅延林把傅氏做得越来越大，大家渐渐都忘了，傅氏是傅延北的父母打下来的，他才是真正的继承人。

沈贺压着声音，“斯南这都快结婚了，你也该谈个女朋友了。”

傅延北面无表情，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

“难道你真准备和苏韶言在一起啊？”

“胡说什么？”

苏韶言似乎察觉到他们的目光，“斯南、沈贺你们又在说我什么？”

“苏大小姐，你想多了。”周斯南喝了一口酒，若有所思地笑笑。

苏韶言自然不信，端了一杯葡萄酒递到傅延北手边，“你睡眠不好，平时别老喝咖啡了。”

傅延北把玩着酒杯，摇曳着那深色的液体，“谢谢。”

苏韶言目光渐渐深沉。苏、傅两家是世交，苏韶言和傅延北儿时就认识，苏韶言从少女时代起就爱慕傅延北。傅延北出车祸后，她更是寸步不离。可四年了，她发现她好像一点也不了解面前的男人。他变了很多，越来越沉默寡言。

傅延北坐了一会儿，起身走出了包厢。

天气预报说，傍晚会有雷阵雨。叶然出门的时候忘了这事，她从徐经理那里高价买来的消息，知道傅延北今晚在城南会所，所以她来了。可惜，没有卡根本进不去。

叶然在门口徘徊了一个小时，人又累又饿。

看着雅致的会所，她突然有些担心。四年了，她很怕提到一个词——物是人非。在她决定回宁城的时候，她已经做过最坏的打算。

保安小哥已经过来找了她两次，“小姐，如果您没有卡请您离开。”

雨水又大又急，她的后背被打湿了一半，“我在等朋友，他一会儿就出来。”

保安皱皱眉，“这雨越下越大，给你朋友打个电话，这么干等着算什么事儿。”

叶然苦笑了一下，她没有他的电话，“我和我男朋友吵架了。”

保安小哥明白了，也不忍心赶她走了。

叶然站在廊檐下，雨势渐小，她眨巴着眼，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待了四年，又何须在意这一时半会儿呢？

傅延北一行人结束时，已经十一点了。夜色如墨一般沉，雨滴答滴答，蒙上了一层薄雾。他们出来就看到一个清瘦的女生站在廊下，女孩穿着白色连衣裙，一头长发随意地披散着。

叶然察觉到身后的目光，猛地回头，眼底瞬间盛满了惊讶与欣喜。

傅延北没有想到会是她，前些日子见过的那个女生。

叶然突然扯了一抹笑，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傅延北——”

傅延北的心又被这猝不及防的叫声没来由地撞了一下，他静静地看着她，

心脏在那一瞬间变得柔软，“你是谁？”大脑转动，可终究搜索不出信息。

叶然蒙了。

黑夜中突然闪过一道白光，紧接着雷声滚滚而至。

你是谁？

你是谁？

……

这一刻，她是真的确定傅延北把她忘了。

叶然的眼睛胀胀的，疼痛一点一滴地钻进了心底。她都快忘了四年前医生说过的话：他撞到了右脑，醒来的话也许……

也许会忘记以前的事。

原来，他只是忘记了她。

她专注地看着他，明亮的眸子里充满忧伤，一时间哽咽难言。

傅延北的司机已经到了，车子停在前方，“抱歉，我该走了。”

“等一下——”叶然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是深海商场一楼租客，关于你单方面解约，我不同意。”

他的脚步一滞，似乎对她的话有了兴趣，过了几秒，他缓缓回道：“抱歉，公司规划，你的损失公司会赔偿的。”

她委屈道：“谁稀罕你的钱。”

傅延北听到她的话音里带着隐忍的哭腔，“深海二期工程结束后，你还可以回来重新签约。”

可那至少是半年后，她等不了那么久。

陆风撑着伞赶过来，“傅总——赶紧上车吧，这外面下着雨，您的身体——”

傅延北面无表情地接过伞，黑色的折叠伞很大，足以遮挡正在下着的雨。

他要走了。

“我们的事还没有谈完呢。”叶然不管不顾地跑到他的伞下，一下抓住了他的手。

傅延北被那只冰冷的手冻了一下，“小姐，请自重。”

他薄凉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她，靠得近，低着头看到她又长又密的睫毛，根根分明。